尊聞居士集

尊聞居士集卷八

瑞金羅臺山著

制義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聖人以學感天下之心欲天下與古爲徒而已夫時習朋來不慍古人已造之境說也樂也君子也古人已嘗之效也人心有同然而可以浮慕廢學乎子若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安安禹湯汲汲文武周公亹亹其已久矣雖然不可不觀其合也然古之人有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之一境焉說也夫不知古人終始念典之勤而妄希古人之說適聞所

學與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觀河海而知衆流之小也故聖言而知衆說之陋也聚之博擇之精可以言學矣自此緝熙于光明而敬時者有隨時之功由是直方以廣大而習坎者有不習之利則理之不以動靜分若仁即不因順逆而倪終食之違事之不以精粗判者義即不因常變而成扞格之患當斯際也不亦相說以解乎古之人有毅然無窮容保民無疆之一境焉樂也夫不循古人類族辨物之本而徒羨古人之樂遑討晏朋與聲或相應气或相求德充之符也水之流溼火之就燥乾行之應也雲則從龍風則從虎作覩之盛也志同方道同術可謂有朋矣彼要覽者履錯固儆懿好之有孚且涉遠者情親敍倚至理之無外則正家食而何天衢

樂禮樂之節述作一堂非大君而吉智臨盡變化之能甄陶萬品誠如是也不亦樂以忘憂乎古之人有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之一境焉君子也夫不知古人兮闇兮望之實而猥虧君子之僩瑟乎成名邪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兮此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兮此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兮此其志淡其味隱宏乎人之不知矣然雖致行冥冥而學不厭也不慍也且聽我藐藐而誨不倦也不慍也鼓悲天命而憫人窮正其安土敦仁之愛甘巖居而利肥遯寔爲存神精義之專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亦守先待後之君子乎噫吾鄙之小子其有概兮心焉否邪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

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聖賢發論素聖門說詩之指精矣蓋子夏以詩之素爲白以詩之素爲質而夫子以繪事通之及子夏悟禮夫子仍以言詩與之其實祇以明素之謂也且夫素曷謂也生民之初渾渾爾噩噩爾未嘗不有自然之條理焉而未整其等差也未嘗不有自然之分際焉而未極于井辦也整其等差則條理明極于井辦則分際顯是之謂素考工記凡畫繢之事後素功鄭注云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彼碩人因倩而素笑之巧因盼而素目之美也不亦絢乎子夏偶不察謂詩人以是爲素質而尚欲益之以浮靡其于創意造言未免麗以淫也非修辭立誠之情也以是測吾夫子

章刪其句之說子曰何哉詩以素爲文子以素爲質詩以素爲後子以素爲先定其室矣盍觀乎繪事而詩可通盍觀乎繪事之素而素之義可詳也繪事之畫日月星辰也以五采施乎五色具其樸而已後素之而日月星辰若真也繪事之頯山龍華蟲也以五采施乎五色圖其形而已後素之而山龍華蟲若生也素以爲絢亦若是云尒而子夏乃忽曠然有會也人各有事君事父事兄信友之心而禮素子臣弟友之位人各有敬天尊祖仁民愛物之心而禮素郊禘朝廟之文男女樂其別也禮素婚姻親戚哀其終也禮素喪葬莫爲之先即先王明備之制無所麗其施莫爲之後即羣黎百姓同萃五行之秀涵五典之性闕五德之光而莫適爲之表然則

素之時義豈不大哉子聞之而轉悠然于詩之爲教也田野哀樂之端而動由黼扆醇疵之故詩素民情即素王心也政令臧否之際而上感日月休咎之徵詩素人爲即素天理也自商觸之斷章逸句可通四始六義之全片義單辭而亦足吕循古人格物致知之學詩不過人生性情日用閒事而膚受者徙徙失之先王陳詩聖人刪詩商若始發其覆焉起予之歎歎素乎歎可與言詩之難乎誰則辨之

何事于仁必也聖乎

事不足吕盡仁必之于聖而其詣益夐矣夫仁而求其謂于博施濟衆[窣]非事之難能而可貴者必之于聖而尚不能無儗議也而何爲其然也哉且天下有中心安仁之一人焉六

固不能絕事以自優也而要不宥役役營營脩于事以播敷而造譽何賜今者震于博施濟衆之說乃至輕測吾仁耶今夫天德之至尊者爲仁而體仁而全道合內外時措咸宜而無虧者惟聖大美自宇宙之公上哲非有餘愚賤非不足雷雨經綸不過稱物平施也至挾所有以相爲賜而已昧各正之原至人參乾坤之合本天時所以解民慍本地利所以阜民財斟酌飽滿豈云私恩小惠也縱履其位以成厥功而總屬一心之法蕃賜之所問者仁也而志之所抒杜事情詎知尸居龍見淵默雷聲者之未嘗以事攖寧也撫五辰凝庶績萬邦協龢矣而君臣相敕惟是幾康何竟眴于紛縵之夢不既其實賜之所歆羨者事也而冒之以依附于仁且安知祇

台德先丕應徯志者之淡然行所無事也六府修三事治萬世永賴矣而都俞交儆不忘兢業何遂蔽于浮雲之迹不盡其神至難成者仁賜必之于智名勇功之締造經營一若仍有不及乎仁之情而實以為如量以償也吾冀必其人以肖之而翱翔古今已不勝其鄭重焉再必諸聖以核之而滚循至詣亦莫定其形容焉仁即事而將事有俈止仁固不與俱俈止也則賜何太自喜也取數多者仁賜必之于庸豐履盛之由豫盍簪始足愜其求稱乎仁之分或幾以為逾涯而後也吾旋念夫致廣大盡精微者而遐瞻遠矚相需甚殷焉又念夫極高明道中庸者而目想心儀相與乃益彰焉仁待聖而顯聖有等級仁則不能為等級也賜也何太不詳也聖

如堯舜盛矣謂堯舜盡仁可也堯舜而自謂盡仁乎其無易言仁也哉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聖不居乎作而著求古之情焉蓋作者聖之事述者明之功聖不自聖而任述誠信古也誠好古也聖人之情不已見乎辭也哉且天地有不能已乎萬類之情而河洛術昭其精秘古人有不能已乎萬世之情而聲气遞托諸文章昔吾夫子生成周之末明備則中天已來一時也才美則周公之後一人也紹百王之鴻緒集羣聖之大成已云作者豈不至哉而夫子曰唯唯否否意已爲類族辨物之經有開之乎先者無容自逞其聰明而攷禮同律之舉有持之乎上者安可不循

其本始古之人其備乎古之人竝日月儀高厚顯微之黎庶幽讚乎鬼神故其綱紀人倫詳而察乎度數者典法之史世守之官尚多傳之其爵號權量聲容章采之等散而散乎庶府者搢紳之士十二國之寶書荒裔之長時或偁而道之人知積世而成古不知積人而成古不知積古人之心思而成古也古之人既竭心思焉繼之以禮樂政教申之以須令縣書載之以與册圖史粲然矣其不可以變革者先後聖之所同太上之所貴叔季之所遵一也可知也其可以與民變革者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所損益者微也故可述而多學也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焉所以壹三重之權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焉所以昭一統之義夫子

學禮柱下觀書太史遐而网羅舊聞時有論次蓋頗整齊其鈙佚而已非所謂作也吾述虞夏商周之文信子丑寅之可㠯迭建也忠質文之可㠯遞尚也不相沿樂信樂極之則憂也不相襲禮信禮粗之則偏也吾述堯信格于上下之實焉述舜信恭已無爲之化焉述湯禹信執中綏猷之治焉述文武信顓俊尊帝之本焉盡吾心㠯通列聖之心而好之彌篤者㠯列聖之心啓吾之心而好之愈㠯周詳不猒也畢吾生焉矣吾安知老之將至哉是故唐虞古矣而夏商亦古文武古矣而成康亦古且觀孜辨言常下證乎爾雅加年學易欲上遡乎羲皇苟有用我其爲東周如世莫予宗吾且追老彭之遺則焉吾不可㠯樂天而知命乎

其二

聖人自明其至命之學以信好成其述者也夫莫古乎命蓋有不知而作之者不知命也信之篤好之深是以循循乎述焉散有越趑與志有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爲化日新爲理日古矣受之而不信不智也信而不好無勇也不信不好而廢述焉不仁也置所受而它作悖也君子乎此獨徃焉何者道出書契之先圖象有始形圖象者無始也當名辨物所以開書契而非書契所能開事居見聞之絕聰明有耑役聰明者無耑也微顯闡幽所以迪聞見而非聞見所能迪是則覿古乎是者而或者竟以書契當之陋也而或者竟以聞見當之膚也積元會運世之循環遞嬗而無聲無臭者

淡然淡而不厭也極否泰剝復之平陂推遷而莫見莫顯者仍然於穆不已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吾閱焉吾默識而時習之而述之情厥矣天敘有典吾無庸作之典天秩有禮吾無庸作之禮勉勉乎繼善成性之懿明儒生之本業云尒豈第弦誦竭口耳之才至德以爲道本敏德以爲行本孝德以知逆惡吾樂焉吾訓行而下學之而述之事詳矣遵王之道無有作好遵王之路無有作惡凜凜乎福極嚮成之嚴載子臣之素分云尒寧就刪訂畢春秋之緒不必有脩其衷者而進退周旋率泰之爲從心之矩可不謂信乎夫民鮮能久明信者有不息之徵坎習安乎履信者無行險之失曠千百世上下而攷符節之合焉其

述也有出乎多學而識之外者誰克繼聲而繼志矣非必為
生而知之而怡神研慮若嗜之為芻豢之甘可不謂好乎使
有以易之而其好已移也有以尚之而其好已淺也萃億兆
人性情而尋愛慕之同焉其述也有成乎忘會忘憂之際者
但可自慰而自知耳噫昔有龍德正中之大人老彭者蓋先
獲我心矣微斯人吾誰與歸它日繫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
命斯其窮理之功與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聖人正樂及樂章所以感宗國者切矣夫魯衛兄弟而魯周
公之後也樂正雅頌得所于自衛反魯者必不可以已而始
愉快焉謂非欲有所感而然與昔者周公之相成王治定而

制禮功成而作樂四詩備矣二南房中之樂也用之鄉人雅頌達王事則天地之際焉其嚴乎然周禮在魯無有知其與樂詩相備者居衛論正名論禮樂之不興也子之不說于魯衛豈一端哉且子以女樂之歸去魯以魯幣之召自衛反蓋去不稅冕而行之時十有四年而見見聞聞又非昔日矣三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衛之先大夫猶有審音知樂而識雅頌之所者湛露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彤弓諸侯敵愾獻功以覺報燕也魯之先大夫猶有審音知樂而識雅頌之所若此固周之舊典禮經其籍藏于魯之大史其鏗鏘鼓舞志于伶倫疇人之官其等威則當時之名卿賢大夫多素講而習之何至于今判縣上僭宮縣陪隸上

于郊禘舞八佾也子貢其忍徹歌雝也子夏其取浚明不學但樂遂其崇修世祿馮愚反妄生其附會益至是而明倫辨分之志不昇不寄之虡業栫栫之閒緬愆糾繆之用不昇不謹諸篇章離合之際鐘鼓金奏頌之族也笙磬下管雅之族也各有區域而其所不相蒙昇其條貫而其所不可越豈若鄉射之無算樂與鄉樂之唯所欲哉然後樂正魯之君臣可已悵然而興乎嗟夫見文于琴而懷我好音赴結函歸之素願至于鳴鳥不聞訖絲桐歌永已寓慮章尚充然躊躇滿志焉則聖人之宏也寫心于磬而唱予寡和誰揆攻擊之深情未幾祥麟杜牧假魯史故册已成春秋實隱與詩樂相維焉斯素王之權也魯不可感衛要難冀天良激發唯有大師諸

賢河海淪身磬及鼓鼗之輩乃知天生夫子以治萬世之聰明而不必其弊爲一時也

喜怒哀樂

中庸繼獨言情而指數其目焉夫離獨求情不異也即獨爲情不異也其目可指而數也曰喜曰怒曰哀曰樂統乎獨也是以繼獨言之且言性道而至乎獨亦極散殊之致矣然即衆獨推顯見而不必其同者即衆獨溯微隱而要不能強分爲異若夫一人之獨而有其散焉者有其殊焉者曰喜怒哀樂莫循其終始而耆艾閱歷往往集無端之感迭至環生乃孩提之童亦能之不學知之不慮莫別其等壑而聖神基命往往奏無爲之功丕應徯志乃夫婦之細亦可以與知可以

與能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孰主張是孰綱維是意者其相君臣乎其有眞宰而不得其倪乎何以或則昆兮陽或則昆兮陰或象春秌冬夏之異氣而相承或效金木水火之異功而相佐也是則三無之所以致而五至之所以行也豈非鬼神之奧與不必其放之而忽彌六合也不必其卷之而退藏于密也孰陞施是孰推行是意者其猶橐籥乎其有機緘而不容自已乎何以或積而不菀或茂而有閒或導禮樂刑賞之先或感寒暑風雨之變也是則六府之所由以修而八政之所由以詳也豈非教化之區與惟其然故有時愚賤之喜怒哀樂上通乎君相而不爲陵者有時君相之喜怒哀樂求協乎愚賤而不爲諂何也

異其同則大順之實也有時萃數代之濬哲揖遜咨嚱治四海之喜怒哀樂而昭明有融者有時竭儒生之聰明疏水道邀治萬世之喜怒哀樂而範圍不過何也愼其獨斯大雅之材也夫知喜怒哀樂之爲德性可與明本知喜怒哀樂之爲問學可與明道矣

其二

中庸因情而次其德爲愼獨者發其文理焉夫喜怒哀樂四者人之情也皮貢㪇焉禮莫備焉矣志愼獨者尚其詳之哉且生民有日用不出乎獨歷歷有其分際而不可混也不終乎獨一一有其醻酢而不可絕也畢學逆而制之聖人順而明之若喜怒哀樂是已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擬其形

容象其物宏纖備而曰喜怒哀樂者寔周㠯羣動之變而曲畀其由聖人有㠯見天下之賾而觀其會通行其典禮引耑而曰喜怒哀樂者固深究至賾之原而巧握其總有飲食男女而禮樂刑政之事起非㠯治飲食男女也無喜怒無哀樂而飲食男女祗其娛其井牧居室之常豈非隆平與有智愚賢不肖而德行道藝之術濟非㠯壹智愚賢不肖也無喜怒無哀樂而智愚賢不肖即各遂其靈秀顓蒙之故何必深求矣然而四者之發也有其同者則有其異者有其竭誠而信者則有其譸張爲幻者冠帶之倫愛惡攻取之細徙徙僞喜僞怒僞哀僞樂㠯諧俗希寵臣戴僞㠯游外㠯壞學術而內㠯汩性眞初不意喜怒哀樂之爲罟擭陷阱也是㠯君子力

貞行險之信夸毗之子醉飽恬適之餘徃徃恣喜恣怒恣哀
恣樂以快意肆志焉造恣爲安上禍人家國而下亦自賊其
功名初不意喜怒哀樂之竟疑鬼疑神也是以君子密操性
分之同大喜怒畢齊均以飾貴哀樂有分皆以禮然則文理
明焉中餘之謂可不孰講邪

子曰回之爲人也

聖人望天下之爲人亏大賢觀其深也夫不可以名人而不
爲人不爲人而依然名人也惟顏氏子體之目又多乎哉昔
者顏氏子嘗自言焉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
若是夫舜與人同實也舜聖也人民也異其功也顏氏子奮而
明人愢而忽爲由是曰還矣中庸俾子謂顏子也若曰吾無

如人之自多其知何也希哉吾門有回也渴飲飢食之閒回
亦託焉一簞一瓢澹然獨與神明居若將終身不能其喻也
習擭陷阱之世回淡閔焉問仁問邦淵然上與造化謀如不
勝情何其多慾也夫回不以爲人者之鮮異其難而成回之
人亦不以名人者之衆分其任而成回之爲人庶幾乎吾益
毋慾之人之理渺萬物而獨覓萬物咸仰以受裁而非有所
損益也故人人爲之適如其彝貂徧德之分而不見贏一人
爲之亦祗完其萬物皆備之我而亦不見詘回之所以游乎
至勤至賾之中以謂大又彌燿焉而爲人之指益博矣回自
領之耳人之能參兩大而立極兩大並恃以爲心而非事亏
恢拓也故古人爲之形迹不必其盡同而性情合契今人爲

之時命不必其相偶而天地爲昭回之所以處乎莫見莫顯之際以謂大禮必備焉而爲人之柄益尊矣回自權之日雖廣已造大愛已造哀回爲人尚未絕乎細過之萌然惟心知其意者無祇悔而元吉在回則猶覺有悔也正使宴過未遑者歎未經也誰則與知之雖欲罷不能竭才未由回爲人若自阻其向從之氣然惟力圖其至者實知止而神行在回且覓慮其止也正使闇一知二者謝邪如焉吾見其進也噫夫人莫不飲食而回知味人皆曰予知而回如愚其爲人吾畢究言之

其進銳者其退速

戒躁進者發其恃銳之心焉蓋恃銳以進豈不誠有所進乎

而無如其遲速也是故君子寧漸毋躁也嘗聞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遜時不可過節不可踰夫然惟循理而樂者其處善安不可不察也無所不已者其始固求進乎不已者也無所不薄者其始固求進乎不薄者也不知古人通德類情之義各有深謀忌其難圖其易而已不勝其變蛇嚮圖之情故其本末先後之閒預明耑緒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而初不形其竭蹶黽皇之象是何也持志者志固足吕帥气其進也循循然若奉命而有所至也任處桯机危疑之交坦然由之不爽其甘苦疾徐之數期乎必達也見小利而气不盈斯遇險阻而气不挫也杜傍觀或吕爲鼓舞盡神焉而已非寧憯之素矣溫故者故自足吕啓新其進也抑抑然若守

邑而有所繼也極諸變化紛紜之會秩而理之祇順其日用飲食之常要亏不舍也有倫有脊而新新相引斯一張一弛而新新不倦也杜傍觀且目爲推行盡利焉而已失遲重之懷矣雖欲退與不可得矣而論速不速乎哉奈之何有退者有退速者夫其退也不亏其退知之亏其進知之也搏躍激行者可過顙壯山盈科放海其又何壑矣故惟心亨習坎而往則有功其退速也不亏其退速淺之亏其進銳淺之也彼就義若渴若彼去義若浼改弦易轍直不需時日故惟積小冥升而其貞不息躁進者尚其念之乎

附錄

書尊聞居士集後

湛縉大紳

有人焉老于荒江宋莫之濱妻妾兒女百季相聚一朝緣盡惆悵而別賓朋時至杯茶淡話親如骨肉拱揖出門邈若天涯問其人曰此味道度日者也有人焉傾心纍役交滿人羣挾所學而遊遊而困困而病病而卒于家問其人亦曰此味道度日者也依前之說予近之依後之說江右羅子臺山是矣臺山之卒也家貧親老兒女滿前天末知交不聞不見永訣萬崙淒然含去聞之酸鼻書之痛心予亦天末人也不及與之永訣矣方臺山病歸而道過蘇州跛而過予門與予談道輒曰文術竟日夜不厭甚矣臺山之有味乎道也味乎道者非有所利乎其朋也了然于生死之際者非曰爲名也亦俗安其性之所近而已矣飄一物焉曰道杜是久之有所見

焉亏生死去來之際果有見乎果無見乎臺山則去乎此矣其將至乎彼者也彼者湥微之域也居室之閒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仰事俯育養生送死湥乎湥乎微乎微乎惟臺山可目窮極亏此而惜其卒之不永也臺山卒後有為乎述臺山平生者乎瓶為之大笑不知者謂我生相憐死相捐又謂我好怒必有所不足亏臺山也知我者謂我大笑之中悲惋萬端與臺山永訣之時與其家眷屬永訣之時了無差別亦矣臺山為學目九容為規矩目精息為工牢目有物必有則為依歸其為人遲次無惰容其為文多發明物則好精息而依乎規矩時時造極湥微云

羅君臺山墓志　　王　昶蘭泉

羅君臺山以乾隆丁酉與余定交于京師相過從者歲餘明年戊戌五月君會試報罷別余南歸己亥聞其赴又明年庚子余爲江西按察使乃檄寧都州知州趣其子之明赴南昌問故于是之明以遺集來且云將卜葬于其鄉而請余爲志墓之文臺山少英偉絕人年十六補博士弟子慕古豪俠奇偉之行習技勇治兵家言頃之寧都宋昌圖授以持敬主一二銘贛縣鄧元昌勸讀儒先書乃由程朱陸王諸子之訓上溯六經語孟之指年二十餘又受業于通政使雷公鋐公故儒者誠以子聰慧吾懼其流也由是歸眞守約務爲實踐壬午以優行貢太學至京師與彭進士紹升友善以性命之學相劘切乙酉中順天鄉試明年丙戌還過蘇州交湛薛縉注

君演方擇信才辯無礙臺山素習楞嚴至是遂長齋誦讀大乘經以求所謂密因了義者既還瑞金率子弟入山講肄導之為善與趣者頗衆尋游廣東爲恩平縣知縣李君文藻客李君耽經說臺山與之上下議論又方註䟽六書之學益以博而精甲午至揚州寓高旻寺時照月貞公主席機鋒簡捷能以片語折服人臺山晝夜參究積疑盡豁居半載辭去度錢塘江止奉化之圓峯寺縣胥疑爲盜集衆捕之臺山手仆三人餘駭走乃自詣縣縣令羈之同年部主事洪君白令乃得釋遂登天童拜密雲悟公像明年甲午度海禮普陀山已而至蘇州偕彭君游洞庭石公愛之僦僧舍以居丁酉偕彭君入都都中士大夫相從問學今尚書蔡公新尤器重之明

季四月𢔶疾七月南歸余寓書亐南雄太守俾延主書院抵蘇州復病居數月行己亥正月歸家逾旬而歿臺山名有高江西瑞金人曾祖萬博祖遇封縣學生父讓太學生配宋氏距生亐雍正癸丑某月日卒四十有六子一之明女二皆幼往余官京師吕𢔶緐輒與臺山偕夜語置酒瀹蔬與臺山爲余陳說生平所𢔶亐師友及貞公著時已病猶必至夜分乃去因吕𢔶悉臺山之學亐儒宗明道象山而羣經主古法小學主說文皆能參稽義訓句櫛而字比之歸亐一是亐釋也皈心宗乘服膺磬山語錄兼通天台賢首諸家尤吕淨土爲歸宿外服儒風內宗梵行亐世出世法非同而同非別而別非緣而緣非相而相廣大圓滿默識其所吕然疏通證明吕

遏末學之惛呶排詆古如梁補闕白文公晁文元蘇文忠宋文憲皆㠯通內外教典偁至于章總構精神悟妙賾蓋未有如臺山者臺山素貧又家庭時有拂逆故不能㠯家食人或㠯是怛之而臺山處之怡然其所得力可知矣之明㠯遺集見示未幾余遭太夫人之慼因㠯是集授彭君俾論次而傳之臺山爲文章陋摹擬絕依傍通曲暢務抒其所獨契後世當有知之者故不具論銘曰

生也莫測其所爲逝也莫識其所歸嗟臺山止于斯微至人孰知之

羅臺山哀辭　　魯仕驥絜非

余友瑞金羅臺山㠯乾隆四十四年正月卒于家先一年有

妥傳臺山卒于京邸者比其卒也哉又傳之余固未之信也既而得其家赴乃知臺山果卒矣嗚呼悲夫余生居僻壤性迂拘畏慎寡交游其得交于臺山也在乾隆十八年是時余方慕古學爲論策雜文南豐前輩謝愧屋見而奬勉之因鄉試至南昌會愧屋初交臺山遂偕之來訪余時年二十有二臺山少余二歲余故拙訥見臺山精神炯然議論風發彌自愧相對但唯唯而已已而臺山索余所爲文觀之偁善遂與余定交而愧屋作贈羅魯二生敘益勗勉之余二人于是交日密矣既罷試各歸其家居相距四百餘里歲時書問往來不絶每鄉試必相合合則必相與攷其得失臺山天資高所見每進日上余自顧淺薄加畏慎而已葢臺山洊有益于余

余未有以益臺山也二十七年臺山以優行生貢入大學遂舉三十年順天鄉試自是不相見者十年三十五年臺山客東粤從粤中作長書千餘言勖余且曰蘇州汪大紳彭允初山東閻懷庭韓公復四人者雅知子顧子未知之耳因各疏四人之家世行誼文章并以示我是年余舉江南鄉試將因會試而訪此四人者顧懷庭已下世公復方以來安令罷職歸家不得見其明年爲三十六年余卒得第歸取道于蘇而大紳以就試金陵亦不得見見允初與處三日而別因爲書以通于公復大紳而兩人者亦累以書貽予予以迂拘畏慎之人足跡不出里閭而卒不見棄于海內君子者賴臺山之愛我而有以廣我也又明年臺山從京師歸紆道過我回溯

自始交至此二十年矣一相見輒手欷歔悲喜交集顧念髮齒又不覺相與泣下而是年愧屋以疾卒二人語及之尤相與嗚咽不已與我處三月將別去余作序以贈其行臺山亦留文以別我當是時猶相期謂後此相見宜各有所進也既別年餘三十九年春臺山之家人忽來余家從迹之蓋臺山逃禪而入山矣其公遺我一書與余訣余猶意其時欲謝絕塵世以求所謂清瀞寂成者而不謂其遽至于斯也嗚呼悲夫余既異臺山赴即馳書赴允初而允初爲臺山述二千餘言敘其生平甚詳余獨縷述余兩人離合之迹爲辭以志余哀辭曰

維造物之降才兮視其栽以爲之培何既産芳艸兮叢棘兮

又囦之吕風雨之沈霾㠯旭日之舒暢兮旋霜雪之交摧有生豈不化兮孰旣往而復迴余獨悲夫美質之中萎兮長歎息吕告哀

羅臺山述　　彭紹升允初

臺山名有高雩都瑞金人曾祖萬擇祖遇封縣學生父讓太學生臺山少而儁偉季十六補諸生其明季寓雩都蕭氏別業徧讀所藏書因慨然慕古劒俠者流習技勇治兵家言視同學生蔑如也久之人有道雩都宋道原之爲人者治先儒書謹繩尺躬孝弟之行君子人也臺山聞心動欲一見道原會府試贛州度道原必扗往訪果見之自陳所學道原不許臺山盛气力辨之道原曰李少安爲子剖其理昔橫渠先生

見范文正公言兵事公弗善也授以中庸足下之學視橫渠何如吾弗敢知使如橫渠固非儒者所尚也況未必如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視聽貌言思物也明聰恭從睿則也能全是理而後能有其身能有其身而後閨門順敍而家齊達而行之若有原之水有根之木滂沛條達無湮塞夭折之患及其成也身亨而道泰故足樂也今察足下气浮而言疾神明擾擾常若有營以此游于世得免刑戮毋累父母兄弟足矣尚求有濟于天下乎臺山面赤汗沾背四肢局縮不自容請曰何以敎我道原曰子明悟絕人反而求之宋五子其師也嗣後過從甚密一日道原屏人肅衣冠跪而泣曰子蔽錮深矣誠不忍以子相愛之誠聽子淪胥也臺山亦跪而泣曰何

以教我道原乃出其所作持敬主一二銘曰勉爲之已而道臺山見贛州鄧先生鄧先生伯元昌埜于儒道原所師事者也臺山于是幡然棄所學徧觀先儒書尤喜明道象山陽明念菴諸先生之論學也因諸先生之論以上闚六經孔孟之文旁推曲證多剏獲之恉年二十餘謁寧化雷公貫一遂受業于門每有陳說雷公曰子戒殺聰明然譬諸瀉水銀吾恩其流也居歲餘而歸乾隆二十七年學使謝公溶生優行貢太學遂如京師子時方侍 尚書公于邸舍一日過編修彭衣春見臺山試卷奇之遂造訪焉已而文字往來日密三十年妹

尚書公主順天鄉試子邀臺山習靜于蘇州會館榜發臺山果舉其年冬子南還明年臺山下弟歸過子家復與子

閉關七旬靜中豁然識得學問頭腦自謂于入手處沒定不疑矣于友淮大紳治儒釋兩家言才辯無礙見臺山而心折嘗言他聖工夫須從可欲之謂善一語下手臺山云此是初心所發階級非工夫也下手時便須踏實地若吕生滅心求不生不滅法無有是處孟子言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當下示人不生不滅本體從此一肩擔起直造聖域有何疑哉居常終日欽欽無惰容無疾言有問學者必告吕九容繼吕九思其言曰傳云民受天地之中吕生所謂命也是吕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吕定命也能者養吕之福不能者敗吕取禍能與不能思與不思之謂也外襲而色取不相于心也思繼心常存其于本也庶矣施于四體不言而喻幾

亐命矣然而道始亐勉彊植亐知本而成亐無曠時也驟而希向然必不大立矣化而致之必不久矣慎之哉臺山故好讀楞嚴經至是信向益切遂長齋徧讀諸大乘經及諸經義疏嘗言東卤二聖人權實互用門庭迥別究其歸宿名相離言忽絕一旦示立二復何有惟自證者知之非可以口舌爭也故其所論說孳梵交融奏刀砉然關節開解能使塞者通離者合若徹屋蔀而闚天日也既還家率諸族子弟入鳳皇山朝夕講肄導以爲善興起者頗衆三十五年入京會試還舍予家閒毋趣乃行粤游廣東客恩平如縣李家伯所比歸膠州法鏡野致書及所著文論春秋大恉且謂南宋諸儒不識時宜持方枘而內圓鑿乎臺山復之云承示春秋取義測見

事春秋二敍破經師之陋發先聖賢之蘊使學者即事爲之著求性命之歸顯微一致內外同條誠不必外民生日用空談名理雖然本末先後之序亦有不可彊合者聖人作春秋東規西矩南衡北權中繩五則不爽萬物就裁其本在于學易學易之本在于禮彝倫愼言行約之于禮人之彝倫言行壹于禮則性復仁全措之正施之行變化生而經緯天地之事歷此聖人所自盡而願天下萬世同歸而無憾者也南宋諸大儒所爲國固持堯舜孔孟之道于國事倥傯之會者此春秋之義也謂別無說以易之也道不可以二故也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賊其民者也是三才橫六合一道而已二之則

慼反之則亂禮大傳所云不可變革者也亦卽先生所云滄海橫流經常大義確乎可知者也南宋之君不能勉强信用不專諸大儒之說未嘗一日得施于事是已卒成爲南宋也孟子述唐虞三代于戰國擾攘之時朱陸陳誠正義利之辨于南北交訌之日其揆一也夫所謂時宜者去權度量攷文章改正朔易服色異器械殊徽號得與民變革者也聖人鼓舞盡神化裁盡利旣竭聰明焉至于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則無所謂時宜也南宋諸大儒之所諍論天經也地義也人行也烏得而不斤斤也先生卒飆怒之大紳見其書歎曰上帝臨堂萬靈拱肅世尊下降諸天震動于此文見之矣三十七年復入京會試攜其幼子之明來舍之去其還也乃攜已

歸居一年出游至宜黃有余子安者館之石磴山僧舍日誦華嚴經修念佛三昧尋至揚州高旻寺主僧朗月貞公門風甚峻臺山妻呈見解不許曰此是口頭學鼻何關本分詰呂古德機緣不能對臺山憤入禪堂隨衆起倒晝夜參究居半年積疑頓釋一切殺訛公案當下豁然遂辭去偕同參二僧度錢唐止奉化雪峯寺一日出白金易錢縣胥疑其盜也捕之臺山手仆三人餘皆逃尋自詣縣令升堂見之叱使跪不應詰其姓名不荅羈之告成寺寧波邵海圖者臺山同年友也聞其事白于令而釋之遂客海圖家明年渡海上落迦山禮觀音大士已而至蘇與予偕游太湖之洞庭樂石公之勝賃僧舍而居之其年冬海圖迓之還寧波四十二年偕海

圖入京京中士大夫聞其至多相從論學臺山應機析理發舒以得聞者莫不啞然服輒焚香展經宴坐終日明年會試報罷得風疾日消損海圖爲購人蔘治之疾良已其秋南歸道予家居兩月疾復發杖而後行又明年正月六日抵家甫逾旬而卒年四十六疾亟時口詡詡偶說道妙與兄弟訣以不得終事父母爲憾妻子環視無它言臺山天性孝友家庭閒每有拂逆處之退然與人交無賢愚必款款盡言引之于道人有一善愛而護之若明珠之在掌也有不善惘而戒之若疾痛之切身也其志彊故其所以自任者甚重其願廣故其所以與人者甚誠其學無常師行無涂轍而一不過乎心之所安與義之所止噫奮百世之下希三代之英斯可謂豪傑

之士矣居常治古文最精審其言曰文也者道之迹也修之于身措之于事業者爲道修之于身而次第其功候節目之詳明其甘苦畢具之故措之于事業而條布其治術敷悉其德産精微之極致章徃察來相協倫類出于憂患同民不異已之誠其言奇正不同其气之行止節族之長短高下抗隊疾徐一順法象之自然而不與已私智已其燦著烜照心目物察倫章則文命焉故君子誠慎乎其文文不當吉凶生孟子論不動心推本知言與養气並而繫辭傳備舉數等之辭爲法戒誠學者所宜盡心也又曰訓故不明則文字棍柢不立文離杜撰規矩蕩然故于爾雅說文治之加詳一字之義徃徃引喻竟委反覆數千言臺山沒其文多散佚道原致書

與宋粹天書

九月十三日有高頓首上覆粹天三兄足下比得足下兩書讀之惟慰無量待我之厚愛我之誠亦何至也前一書其與愚意有相左者已妄注其旁敢以相質注中所未及具及後書拳拳切磋之意敬以書白幸賜省覽不當雖十反可也有高往時銳意治古文因次第自宋明上溯三古嘗獨處沉思以觀前聖之微於先儒訓經之語往往覺其與經文相扞格惟周秦諸子之書雖不該不徧一曲之明滙而通之於聖經罔不符合特諸子得耿耿之照而聖經如天羅日月星辰而統之故步天者必自日月星辰而步之非是則天度無可紀矣是以常欲推其散缺奇零之緒以復於遺經時趨汨人作

而又輟浩嘆而已最後得佛書樂其精曠大喜欲假是以深吾文既入之又久而後悔向者以文求之之陋也象山先生曰儒為大公佛為大私以佛氏之賢者而繩以春秋之法三尺童子知其不免先儒闢佛之書汗牛折軸蓋無深切明著過此者童而習之矣然好之不休此其故誠有難言未易簡牘盡也源流盤元氣破碎含齒戴髮之倫泯泯昏昏各隨所見以自域聖人作衷壹紛雜揭大道正表于中國迄其後源遠末分學者泥一端乖大全衆偏小而自安故道術日裂而生民日愁深殺之毒無世無之佛入中國乃稍為帝王分養矜寡孤獨導其賢者以智慧精進忍辱布施五戒正定而安養不肖者使不至為盜賊其意亦何惡于天下哉五代以下

之君尊信焉而實未嘗由其道殺機熾盛貪瞋無厭去佛滋遠即有焼毀佛寺逐竄僧徒之主究無益于治亂安危之計漢文帝崇老氏而致富庶之業晉室崇老氏而致顛播之慘符堅事鳩摩羅什石勒事佛圖澄而敗亡哉

章皇帝師玉琳和尚

聖祖

世宗師章嘉呼克圖剌麻而基永清大定之功今御選語錄可按豈得一槪相量哉隋煬未嘗奉佛見屠宇文唐末以無儒而亡宋末以多儒而亡然則將併歸獄于儒乎我朝先輩有以明亡追咎良知之學此與漢亡不罪桓靈不罪十常侍而罪鉤黨諸賢同一高論足下以為允乎否乎大抵論事立言總當比類雜

物得其實地若世間所傳史斷及易堂諸君議論皆空中捕影顧足下與雨窗韻泉更切究之也佛氏之說其精者既不可以言宣其粗者又不足道然蒙今日固未嘗絕棄倫理離弁緇服亦庶乎可以謝足下矣至於蒙之嚴

先師過于嚴佛入

先師廟非沐浴冠帶未嘗敢上殿每拜未嘗敢中向殿門凡讀經書及程朱陸王之書未嘗不盥漱焚香正襟危坐即讀韓柳諸公文集未嘗不然惟世間類書及詞人浮豔詩文或偃卧或翹足時有之然未嘗不盥手以文蹟在焉不敢褻也弄筆調墨隨便作閒字未嘗不盥手其天性然非有畏忌也去年家母病日禮佛無度後家母愈早晚二次而已尹和靖先生親受業程子之

魯絜非將授討其文錄而傳之而首以屬予予嘗錄臺山文爲一集至是將益廣之顧念吾兩人平昔契好之誠切磋之密其可以無言遂論次其本末爲之述以諗之同好焉

附彭允初祭臺山先生哀辭

維乾隆四十四年七月既望安樂國土同行學人彭紹升以太虛為筵明月為燭爇無根之檀唱無聲之曲致祭於臺山二兄之靈曰嗚呼惟我與兄夙生宛對似水和泥併成一塊燕山旅館茂苑僧居香消坐久月上窗虛壇杏初舒池蓮乍放一種春風華開兩樣殞霜殺木杏落蓮枯兩既不成一何有乎不一不兩隨波逐浪指點虛無人間天上江帆漠漠江水瀰瀰馳寄片紙兄其鑒之尚享

門拜迎　觀世音大士見朱文公全集此豈不光明俊偉無所操守而
漫然者蒙自恨習染深重出入理欲大麗得罪儒佛不少耳
不破毀譽關猶有人之見存則決不能造獨造之境不能造
獨造之境則應用不盡不可以入世蒙未能然也竊有志焉
嘗自期但得粗了世事即當奉父母入深山以十年治十三
經以十年治佛藏以十年治道藏即窮卧以死無所恨身後
之名從後人軒輕位置耳于我何涉蒙之定計審決矣足下
愛我又胸無城府故敢盡披荀公書願精治之無易由言無
曰荀矣昌黎起八代衰靡巨手唐以下未見其對然去荀揚
尚遠也忝大顛事東坡曾力辨之而朱文公提撕之言其旨
尤長見韓文考異八十一卷與尚書書以為難得因與往來下方昌黎太清皎皎誰能汚

之萬仭斯人似可不必同北上一路細畫之不宜

雪萌小草文集敘

余讀雩都宋李子益都李叔子遺文未嘗不流涕也宋李子者名光國字二崖敦行孝弟好古文其詩歌構文皆已立進學至勇不以貧病少自休治毛詩未究而死年二十九嗟夫天既翹然殊降其才因才而篤焉其事宜信不培之任之可也忘之可也窮賤之可也覆之何哉李叔子之人見于海內名人哀悼之文章矣觀之于其所自著又章矣哉者與傾者興中庸之說其何以云然松竹冬芽場師用嗟和景當春庶草萃萃物之盛衰各有時夫孰得而明析其倫非然者歸其故于天天命不惱歸其故于人則夫宋李子李叔子之自栽

也深謹矣能無怪感與重光單閼之歲余過領訪叔子之兄莅畹于恩平莅畹出叔子遺文謂有高曰幸校其譌而叙之將授剞劂者校既完為題其籤曰雪萌小草印天而唏泫然垂涕而書之天目山人羅有高譔

勖季弟

昨季要韓非子看閒之頃不喜昔武鄉侯以韓非教後主渠以後主懞懂要他通知人情是下熱結用大承氣湯最為對症吾季天性開明而復親是書是無熱結病而服大承氣湯能不斲喪元氣乎今親送到陽明先生文集一部此是布帛菽粟常御之可以正四體充盈膚革增益聰明精而行之上與天通并祿康強而多男子飽而不令人脹醉而不令人醒

益海上神方之至奇至正者也季無忽焉爲兄者不勝祈禱願望之至有高書本欲面言適季不在樓援筆寫此看完以是集繳還我再換李忠定公集

與賡堂書

不肖弟有高敬問五哥無恙弟于歸舟到寒信峽時即有字達五哥不知五哥往縣及至家又不見五哥離別五年懷抱種種欲集吾兄弟一燈夜話如向者映月樓中故事而不可驟得心每鬱然不舒欲作字寄五哥而內外膠擾無片時之閒五月初決計到縣適劉記州先生專人見邀又遂束裝往贛所以不到縣雇舟者恐縣中親友知覺酒食往還急切不能脫身歸附陳遜老便舟抵瑞林耳而五哥尚未旋家第與

滿弟形影相對愈爾鬱然頗怨五哥功名之念太急而于手足視若泛常家中雖喧雜何不可于見面談笑之後再理舊業耶人生兄弟聚處之樂至未易得少時未聞世故雖喁喁麈飯土羹木偶之間而彼此都無知識既漸讀書知義理又奔走游宦不能長聚世間有幾人兄弟白頭相向倚窗曝背髭鬚班剝時復開口為戲者乎況有高在京死後再魁枯骨返肉賁五哥隔世之老弟也倘于癸未八月中秋夜一夢不醒棺殯還里五哥雖洒血椎心無如之何又今者同祖兄姪溘然先朝露隕墜吾兄弟其可不及時唱樂耶近日秋熱眠食宜慎不必跋涉俟凉冷時有高來縣與五哥同歸耳近作何功課幸五哥一字示之時文斷斷不必多讀似宜將已讀

之文擇其雅豔清拔者三四十篇熟復之足矣本經當詳看
御纂漢唐古文尤當沈浸使浹洽融貫亦不必多百篇足矣昔秦淮
海有言我精騎三千敵君羸卒百萬淮海為北宋鉅公其工
夫得力處不過簡鍊揣摩四字耳但進境變境務要多與好
友商量斷難獨學而成五哥謂弟斯言有當否也弟客遊別
無他勝惟詩詞古文二事已有定趣不為岐途僻境所動作
不甚多皆卓然有北宋大家之遺意在明惟歸熙甫王遵巖
其才力根柢為有高所畏服而願與為師友餘子碌碌皆培
塿也心有真得初非若俗子妄自尊大者私以告之五哥不
足為外人道也曩者嘗以無凡禪師一事與五哥言之五哥
以謂怪誕不足信其實皆真實語今日信得神仙是凡人做

得成的但為世網牢籠難得銅筋鐵骨漢將脊梁認真豎起一頭觸破世網遠上碧落逍遥耳弟自念骨相清寒封侯萬里擁書百城恐無其福即區區文字之業雖用心至苦取道已遲精神往往不能周貫恐亦不能流傳人間惟神仙佛祖兩門于性最近擬奉事父母百歲後一瓢一杖一蒲團尋訪雲水枕霞漱石以此終其天年以自從吾所好五哥其許我乎東坡詩云到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若得吾兄弟實信此理共盤桓於丹嶂紅泉之中尤足娛悅也率先此以當面談不禁縷縷近狀肥瘦滿弟能道之不次相好親友未及另札統此候安六月初五日冲

與弟書

苕珊自丁亥到家了無生人之趣耳目所際無一不艱不知造何罪業以極於此悔過遷善之志時刻肝肺而神明祖先總不見憐貧賤寡偶心誠傷悴如之何如之何前月得吾弟札所論平通忠厚吾以窮處萬山中知音寥落又遇人不淑攧播多端觸事感懷誰能不奮袖傲昂盼六合而矯首擲目前而生喟然得吾弟札則又爽然自失愧吾中之不廣也願吾弟以此意實存諸心措之一切行事則和平寧淡畜德日深造福自遠幸力勉之矣華君壽序已草得一首寄至其中款識稱謂若依我原本似覺雅飭如必從俗亦須擇其不甚鄙陋者為安文字極佳決不可增損一字其風韻韶美近日惟天台齊侍郎名召南能之至於神骨堅拔則非侍郎所及也

華君文章之業恐未能紹其家學但嘗有自挾生長無錫之意然余博觀近日海內名士文藝其卓傑自立者都不生於富貴之鄉即生富貴之鄉而其人必偃蹇不偶無錫近時惟一鄒先生（老舉人名嶁現任臺灣知府名應元之兄）得震川遺矩其餘不過紗帽高大而已使華君誠欲吾文則出此稿如別借他街則斷斷可以不出吾於文字最自矜重但因吾弟開口則不復惜此意諒久知之也餘無足言願早擺脫塵緣脩心養性定承先啟後之規我近日意思殊轉不佳胸中隱隱如有硬物梗塞其間每飯後輒嘔逆（服附片干姜稍可）此種消息豈是久於人世者惟有一件可以不死心田生機常潑潑耳又丙夜觀書有眼如月無隙不穿把筆為文滚滚浩浩有一瀉千里之勢

龍睇虎嘯之雄心未嘗稍挫也引紙不禁縷縷亦當面談外楊宅信一函未緘口弟取視之如有言語過當處焚之可也若平安即緘口寄去乘間可為人瞻親翁細談及之

與弟書

前覩吾弟覆札至性盎然如枹鼓之相應哀感中粗覺寬解所寄至諸物都收到母大人慈容殊不肖似畫工功夫亦粗極欲懸乎則非吾母真容也欲不懸乎何以為瞻仰乎靈牀漆得不精緻亦非所以處吾母也因思向者家元度凡辦其母夫人喪時家資已耗而外具豐贍頗不簡褻雖未必其事事合禮即此不儉其親已自難及又況古人倚廬苫凷動準經術者歟有高天性本來澆薄但不敢自任其澆薄願勉強

培養庶幾日即於厚然近所能自盡者朝夕香燈不敢怠慢三餐供養必親必虔樞有塵則沐之几有積垢則拭之洒掃必躬親未嘗以使兒子婢不飲酒不食肉不內寢不與宴會不與慶弔此其勉強培養之小節如是而已然而無財不可以為悅左支右絀豪不能盡情痛疚在心曠觀諦想人生為兒女勞瘁有何利益一氣不續萬事成空回思生前辛苦真枉費耳論語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念曩者推乾就濕哺飼保抱之勤則三年茹蔬飲水喪葬盡誠又豈足云報乎聞吾弟近與首事八人之列邑大夫雅意一時難卻未知何日得歸佳城一事了無消息母魂一日懸懸未厝即人子莫大之罪也諸應酬務從節省當與平時有異是之謂丁

艱若言笑飲食亦如常則艱者獨吾母吾輩何艱之有是不可不深長思也昨附李老師再信無以為報在途辦有金字扇一柄又附里志一部係光祿謝老師所贈今并以奉獻吾弟可親致之外名揭四件諸不悉

與凡弟書

有高出門後身體健旺一路平安水陸無阻大哥三弟不必掛念所極不忘者願我凡我弟一心為善挽回氣運凡一切計較高下積怨報仇之私盡情洗滌則我祖宗垂裕之謨庶幾不至掃地矣作善之道第一以平氣明理為要以慎擇交遊為輔以時親書史為灌溉之功傳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劉先主誡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易繫

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不正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改此皆古聖賢至言可以銘之座右時時警省造福無疆有高近於為善去惡一事轉覺親切近來察惡亦覺愈加細密深悔從前得罪天地得罪鬼神得罪祖宗處有如豕之貪淫不自知穢如蛾之赴燈不自知畏今則一一嚴戒痛律誓自今有一念淫慾心不自覺察隨順不反當墮地獄有一念瞋恨報復心不自覺察順隨不反當墮地獄有一念貪利苟且利己害人心不自覺察順隨不反當墮地獄有一念欺誑不實心不自覺察順隨不反當墮地獄從此刻刻不放過刻刻如對嚴師刻刻見地獄可怖可畏庶幾得

免於戾乎大哥三弟其能信許之否諸子姪當及時誨勉自為善去惡一事之外若世間機巧變詐恃力鬬智角勝稱能總屬琢喪元氣之具願大哥三弟毋以此為教遠道奉拳萬望鑒察